

臺灣軍旅 文選

主編
唐捐



二魚文化 人文工程 E030

臺灣軍旅文選

主 編——唐 捐

發 行 人——謝秀麗

執行編輯——巫維珍

校 對——陳佩伶、巫維珍

題字篆印——李蕭鋹

封面設計——黃子欽

出 版 者——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106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245號9樓之2

網址 www.2-fishes.com

電話 (02) 23699022

傳真 (02) 23698725

劃撥帳號 19625599

劃撥帳戶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 89902588

電話 (02) 22901658

排 版——紫翎資訊有限公司

印 刷——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06年11月

定 價——新台幣20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軍旅文選／唐捐主編．-- 初版．-- 臺北市：

二魚文化，2006〔民95〕

冊； 公分．-- (人文工程；E030)

ISBN 978-986-7237-55-2 (平裝)

855

95017592

臺灣軍旅 文選

主編
唐捐





「當兵」是臺灣男性的共同記憶，
同時構成文學史上一股壯闊的文學潮流。

鋼盔裡的詩意，制服裡的反叛，
自「反共」的軍旅生涯至今日的「替代役」，
深刻的歷史情境轉換而成文字書寫，
在雄壯威武沈著忍耐的吶喊聲中，
迸發出青春的溫熱；
而軍旅文學的建構也成為解構當兵歲月的神祕法器。

二魚文化事業群 www.2-fishes.com

ISBN 978-986-7237-55-2



9 789867 237552

00200

E030

定價200元

人文工程E030

臺灣軍旅文選

唐捐 主編

二魚文化
（臺灣・臺北）

目錄

序論 身體與文體之兵變

唐捐

張拓蕪 老兵話舊

管管 吾的碉堡

楊牧 我的航行

黑野 金門鴻爪

阿盛 鹹風故事

小野 慣聽槍聲的麻雀

履彊 奔揚的生命

林文義 鐵蒺藜畔的薔薇

孫瑋芒 金門之犬

吳鳴 湖邊的沈思

陳今 在曠野中獵日

楊照 軍旅札記

袁哲生 恭禧你，外島！

唐捐 帶血氣去當兵

潘弘輝 夜航

王盛弘 我的草木們

鍾正道 胡導長

許正平 當兵不當兵，這不是一個選擇題

孫梓評 寂寞芳心幹訓班

鯨向海 阿凱的原形

陳思宏 酒肆軍旅行

張郁國 兵的位置

吳億偉 我想要當兵

達瑞 軍旅

李中 紅豬肉與白斬雞

李晉仰 在刃之端

湖南蟲 夏哨

作者簡介

序論

身體與文體之兵變

唐捐

軍旅與文學的對話

現代文學中的軍旅書寫，構成極為豐富的一章。在沈從文的作品中，便時時展現對於「兵」的身份認同，長河深林之間的戎馬生涯提供源源不絕的創作能量。太平洋戰爭時期，臺灣人被迫成為「志願兵」，流徙南洋的經驗，則在陳千武的詩和小說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三、四十年代的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遷移。則又使一批敏銳秀異的青年散落軍旅，他們在烽火與碉堡之間成長，大口吸收稀薄的文學養份，憑其親體實見，居然寫出大量精采的作品。例如司馬中原、朱西甯、段彩華的小說，楊喚、周夢蝶、洛夫、羅門、向明、商禽、張默、痲弦的詩，王鼎鈞、張拓蕪以及後來沈臨彬、隱地等人的散文。

這是一道壯闊的文學潮流，不能為「反共文藝」的標籤所覆蓋。事實上，流傳至今而依然光輝的作品，都能擺脫相同頻率的集體吶喊，從而展現創作主體的獨特感知。一方面善於將戰亂流離的經驗轉化為文學藝術，一方面又能使詩人的內在才質突破軍人的外在身份。遼耀東先生曾經以「兵

「變」二字概括其歷程，可謂傳神。這是鉅大壓力之下的「變」——時代與世界之變，身份與身體之變，文字與文體之變——通過「兵」的關鍵結構。

王鼎鈞〈迷眼流金〉之類的作品，以一種介乎詩文小說之間的獨特體裁，描述少年時代棄學從軍的故事。本是迷戀於情慾的身體，終於被時代訓導為救亡圖存的工具。張拓蕪的「代馬輪卒」系列，更是當行本色的大兵文學。他在軍隊基層日久，尤其當過大陸時期那種較為「原始的」兵，奇聞軼事特多，很能展示一代人的苦難記憶。

金門做為反共復國的堡壘，留下大量的戰地文學。在朱西甯《八二三注》以及洛夫《石室之死亡》一類宏大作品之外，我們也讀到像管管那樣隨機伸展的「碉堡小品」。碉堡既是囚禁靈魂的現實框架，也是保存自我的神聖空間，通過一叢野櫻桃花，或者詩，一個軍曹在貧瘠之地找到奶和蜜。「假若明天出發。誰也不反對槍也可以喝一口酒。而現在前面是敵人。右面是林。左面是菊花。我手裏是槍和酒。一個兵，不要常常去說那些殺伐驍勇。」這種「單兵詩學」暗暗鬆動了夸夸其談的聖戰論述。

制服身體的反制思維

臺灣的兵役制度與反共戒嚴體制是分不開的，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當兵」被誇大為一種至高無上的道德，甚至是判斷男性能否「厚著臉皮佔地球的一部份」的首要「性徵」。未經軍旅洗禮，差不多就是「人間失格」了。再加上軍隊本身近乎與世隔絕的封閉性質，馴化身體的權力經常被無限放大，個體尊嚴隨之削減或抹滅。

王文興的小說〈草原底盛夏〉（在我看來，也是散文），以一種近乎高空俯視的角度，演示一支隊伍認真而愚頑的訓練過程，在制服的規定下，一個人有權賞給另一個人一記耳光，揮掌打擊，飛腿猛踢，只因為他的動作不「標準」。一場大雨嘲諷似地打斷訓練，但「軍官底濕衣服不曾脫下，他底自尊，他底自覺高於他們底優越感，使他不願意在他底士兵前面脫衣。」是的，也就是這一套代表什麼的制服，使人變質、變形或變態。

在詩和小說裡，直接書寫個體自由與軍隊體制的衝突者，還可以找到許多例證。但在早期的散文作品裡，卻不多見。這也許緣於散文體式的特性，意旨趨於透明，修辭相對單純，反而更須迴避禁忌。林雙不的《鋼盔書簡》（一九八〇），比較寫實地紀錄了入伍訓練的種種，表面上是「革命軍人不怕風雨」的口氣，實質上卻常描寫悖理的場面，譬如令人暗地咒罵：「變態！獸性！可恥可恥」的教育班長，和自尊時時遭受踐踏的新兵。

楊照寫於解嚴前夕的《軍旅札記》（一九八七），更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受，以及與體制拉扯的張力。所謂知識份子被丟到軍隊的格律裡，其賴以自豪的智識良心將如何保全或扭曲？這是極富挑戰的課題。此書對於信件檢查，政治教育，職業軍人與預官的相處等等細節，都有細膩而富於批判性的反思。作者時時以文字知識與軍營現實作對照，或者說，他根本是把軍旅生活體系當成書，圈點眉批，從而寫就一本閱讀札記。

相應於軍旅生活封閉、破碎、緊張的性質，「書簡」與「札記」恰好代表軍旅書寫最普遍的兩種話語模式。王裕民的《約旦狂人在監察》（二〇〇二），卻是採用一種「雜誌」式的寫法。這本怪怪的書，描述自己在監察營區服役時所見所聞的謬事怪物惡官爛兵，其中尤以綽號「約旦狂人」的

營長及若干基層軍士官，被刻劃或醜化得最淋漓盡致。作者有意效法李敖筆路，所以譏彈臭罵，百無禁忌，驚人之語特多。應當很能激起含恨在營者的共鳴，挑動開營稱王者的神經。

鋼盔裡的詩意與哲理

但青春的付出並非總歸白費，或許保衛了國家，必然豐富了自己的生命。軍旅生活把身心帶到一種奇異的時間與空間，提供種種的刺激、考驗和啟示。自徵兵制度在臺灣實施以來，當兵便成了許多成年男子的共同記憶。其中也包含所謂讀書人，他們比較有能力或習慣以文字來記錄經驗。因此，我們在這裡所呈現的，自然不是普遍的際遇，而更偏向於「作家的」的軍旅經驗。而作家，當然較能採取文學的手段來處理經驗，或者說，他們更能在軍旅中發現某種詩意與哲理。

在金門，這座筋骨堅強而神經敏感的島嶼上，尤其盛產孤獨、死亡和詩。楊牧〈我的航行〉等幾篇文章，就充滿一種遠征的精神。他把自己對於浪漫主義的信仰和當下的人事風物結合起來，積極體驗哲理，深入開掘詩意。呈現一個愛好文藝的大學生如何轉入軍人身份，從學院走向開闊的天地。黑野〈金門鴻爪〉中的「風聲與燭焰」，聯結了現實的碉堡與遠古的洞窟，進行關於存在處境的冥思。「風雨荒村」則在戰地一隅，發現了文化與田園，從而獲取厚實的人生體驗。這是六十年代的金門。

孫瑋芒的〈金門之犬〉，寫到人狗之間的情緣，很能襯托出外島生活的孤寂心境與粗獷景致，這種詩意彷彿具有花崗片麻岩的質感。吳鳴〈湖邊的沈思〉，則是一篇風格渾厚的「沈思體」散文，軍旅生活錘鍊肉身而提拔精神，激生海濤般洶湧的歷史與哲思。等到五年級中段班的袁哲生，

在金門當排長的時候，偉大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了。（恭禧你，外島！）顛覆了我們對於反共聖地艱苦卓絕的印象，但幽默中自有一種苦中作樂的智慧，而且哲生，也許說了些反話吧！

小野（慣聽槍聲的麻雀），直接談到知識份子投入軍旅的心理衝擊：「跨出知識的樊籠，和自己小幾歲的士兵混在一起，才真正發現自己的無能。」他的《生煙井》有多篇散文，努力從僵固的生活型態中去尋求思維體悟，是為勵志型「預官散文」的重要代表。林文義則擅長以抒情之筆來紀錄生命，〈鐵蒺藜畔的薔薇〉對軍中人事物的眷戀頗深，可與他的抒情手記《山脈一九七三年》合看。

服役期間擔任基層士兵者，身體經驗更為豐富。有些關目被反覆書寫而不盡，譬如新兵訓練、演習、行軍、站哨。陳今的〈在曠野中獵日〉主要是寫戰車營艱苦而刺激的訓練，全文採取札記體，並動用破碎而狂歡的詩化語言，以摹擬那種身體震撼與軍事風景。湖南蟲的〈夏哨〉，則充滿感傷回味的語調，對於細節的冥思尤其深刻。這是青春與軍旅碰撞的紀念，冷酷歲月裡一點溫熱的詩意。

當兵的解構與重構

吳億偉的〈我想要當兵〉和許正平的〈當兵不當兵，這不是一個選擇題〉，都在描寫處於「前軍旅時期」的尷尬，更偏向於「軍旅想像」而非「軍旅經驗」。吳億偉談論了一種急於解除「退伍令魔咒」的焦慮，許正平則描寫自己盡量延緩入伍的心理。這兩篇文章，都很能表現當兵這回事對於青春男子所構成的陰影作用。據說，從前殷海光先生拒絕搭公車，因為擠車有損「人的尊嚴」。

我們青春昂揚的男子們，現在大多拒絕搭上這輛國光號公車，因為那會變成一場盲目的耗損之旅，無論對於道德、知識、情意，反教育意義可能要多於教育。

但「軍」上冠個「國」字，正如「獸」前加個「聖」字，被賦予無可質疑的神力。牠張開嘴巴把芸芸善男子給吞進來，咀嚼數百日，吸收他們的青春年華，再排放出去。這一切是多麼流暢而理所當然，世界上原來充斥著許多合法而得體，井然有序的暴力。假使你被吞進去，原應祈禱遇到好運。但根據研究顯示：在軍營之中，這個被割據的空間裡，在軍服之下，這個被限定的身體裡，平均每人的智商將自動降九點七分，操行降十三點二十一分，基本學力測驗則至少降一級分。

陳思宏的〈酒肆軍旅行〉就是有力的例證，此文描寫紀律渙散的偏遠部隊，如何奉酒精為司令，以排泄當訓練。對一個不煙不酒不賭，循規蹈矩的青年，進行「啟蒙」。作者這樣闡釋：

這一切如同俄國哲學家米·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提出的「嘉年華理論」，這些軍人拋棄了軍紀的制度和羈絆，取消了一切等級、特權和禁令，盡情喝酒狂歡，一切都是「一場嘉年華」。

軍中不忌酒，也許便是有意以這種非常的「狂歡」來消解平常的「緊張」。可惜，在現實中我們看到是非常與平常的混淆，喝酒發生在錯誤的時刻，糞便噴灑於錯誤的地方。而且酒醒之後，一切並未回歸秩序，反而等級、特權、禁令更趨變態的非常狀態。而菜兵也就只有除屎之份，直到帶著那一股屎意退伍。

李晉仰一系列發表在個人新聞台「刀之端」的系列短文，所得到的結論也是「當兵使人墮落」，「當兵會變笨」。我懷疑，許多臺灣特有的負面辭彙，都是源起於軍隊，諸如「凹」、「擺爛」、「機車」等等，這些，李晉仰的文章也用得很多。他還描述站哨的安排，是「老兵在爽，菜兵在苦」。經由「高裝檢」，不得不「深深為國軍精湛的演技感到驕傲」。在這些文章中，作者所塑造的自我，不具一般散文常有的「健全人格」，甚至比你我更加卑下，經常奉行趨吉避凶，欺善怕惡，摸魚打混的叢林法則。也正因為這樣，所以較能存真錄實，免於「文章體製」的裝飾、刪汰與遮蔽。

李中的〈紅豬肉與白斬雞〉，把較少人著墨的「體檢」一事，寫得如此淋漓盡致。「屠宰場」意象的運用，尤其能寫出小役男面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心情。李中還寫過一些替代役經驗的篇章，也很有趣。近幾年來，人們終於發現這個國家的軍人太多，於是有了各種名目的替代役。就耳聞目見所及，我們知道這個新興的制度正逐漸擴大，其間所衍生的亂象與奇蹟極多，可惜被寫下來的還很少。所以想像中的《替代役文選》，只能俟之異日了。